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海外藝遊專案』

追尋 16 公尺的湛藍—水下鯨豚拍攝遊歷計畫

結案報告書



申請人：金磊

執行期程：民國 102 年 8 月 24 日至 10 月 2 日

一、緣起

自己從 2001 年參與黑潮海洋文教金會之後，開始常態性的出海。因為震攝於大海的壯麗、鯨魚海豚們的優雅，開始與海洋、鯨豚結下了不解之緣，年復一年的以影像捕捉鯨豚活動的身影與海洋多變的樣貌。如此幾年賞鯨船、漁船上的基本功夫累積下來，我日益熟悉鯨豚的活動模式，著實獲得一些精彩的生態畫面。這樣在海上磨練的過程當中，除了靜態影像外，也在林務局補助與黑潮夥伴的協力之下，完成了鯨豚紀錄片《海豚的圈圈》。但拍攝視角始終是從船上俯視而下，單一而沒有變化，難免有所缺憾。

我十分欽羨國外鯨豚攝影集或者影片當中，那些難能可貴的水中影像，攝影師幫我們看見另一個一般人難以抵達的空間場域，為我們帶回水下世界的生命力。於是，我萌生了下水拍攝的念頭。我學習潛水、鍛鍊體能、重新購置裝備，一心希望自己能與鯨豚共游，能用跟鯨豚一樣的視角來看牠們、來紀錄牠們。

在拍攝紀錄片《海豚的圈圈》之時，除了想要拍攝一部以台灣海域鯨豚為主、講中文的鯨豚生態紀錄片之外，便是希望能夠成功的獲得水下的鯨豚畫面。然而，幾次的水下拍攝航次，都是無功而返。拍攝過程當中，在海面上雖然可以看到鯨豚從遠處往我們所在的位置游過來，但是當我們下潛等待，卻完全不見牠們的蹤影。在經驗不足的情況裡，水下拍攝的現實難度，遠超過預期，《海豚的圈圈》並沒有成功的拍攝到水下的鯨豚影像，這樣的挫敗卻讓我想要拍攝水下鯨豚的念頭更為強烈。自我檢討失敗的原因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包括鯨豚的狀況、海域的空間、海流的狀況……等等，這些都不是我們用土法煉鋼的嘗試，或者靠閱讀相關文獻就可以迅速理解的。

嘗試的過程當中，長期以影像紀錄台灣生態的柯金源先生、專業水下攝影師郭道仁先生，以及進行鯨豚研究的台灣大學博士班研究生余欣怡小姐，都給了我許多指導和經驗的分享，我也從他們那裡得知——至目前為止，台灣似乎沒有人成功拍攝過大海裡水下的野生鯨豚。我深刻了解到，除了身體力行，去尋求類似的經驗來教導自己、磨練自己外，別無成功捷徑。先進們的鼓勵，還有自己與鯨豚共游的夢想驅策我，將水下鯨豚攝影設定為我下一階段努力的目標——我想要在我們自己的海洋，為台灣的鯨豚生態紀錄屬於我們自己的水下影像。

2011 年 9 月，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捩點，我終於隻身前往位於南太平洋群島的東加王國參加短期的水下鯨豚攝影 workshop，初探水下鯨豚攝影的技術。當大翅鯨從我前方不遠處悠游而過，當我拚命踢著蛙鞋卻吃力的追不上牠們龐然的身軀，當我親耳聽見鯨魚在海中唱歌，心中激動的情緒久久無法平復，那是我終於抓住夢想的天大喜悅，讓我堅信自己之所以要千里迢迢去到南太平洋的海洋，究竟所為何來。但這樣來自大海的夢想絕非短時間能夠一蹴而就之事的，需要長時間的身處於環境當中去相處、去學習、去「練功」。因此，這次在『海外藝遊專案』的協助之下，將再次前往東加王國，追尋那巨大的湛藍！

二、計畫內容

計畫執行時間自 2013 年 8 月 24 日至 2013 年 10 月 2 日，前往東加王國（The Kingdom of Tonga）的 Vava'u 島群，於該地停留 5 週，持續下水 30 天進行拍攝工作。

三、關於大翅鯨(*Megaptera novaeangliae*)與東加王國

大翅鯨，又稱座頭鯨，成體約長 16 公尺，重 40 公噸，是一種廣泛分佈於全球大洋的鯨豚種類。近年來在蘭嶼、花東海域都有的目擊記錄，但相較於其他常見鯨豚，還是很難得能夠在海上遭遇到他們，自己則是有幸在 2003 年看過一次大翅鯨的母子對。在南太平洋上，有一群大翅鯨們，每年 7 月至 11 月會固定從南方極寒之地北上，停留於南太平洋群島中生產、哺育幼鯨。而其中的東加王國，即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允許與大翅鯨共游，並且有完整相關規定的國家。也因為如此，許多追著動物跑的專業攝影師便會在這個季節來到東加，拍攝大翅鯨水底下優美的影像。

位於南太平洋群島的東加王國，總人口數約在十萬人左右，是一個由許多大小島嶼所組成的島嶼型國家，當中主要分為 Tongatapu、Vava'u、Ha'apai、'Eua、Niua's 等五個島群，而此次則以 Vava'u 島群為主要停留與拍攝之場域。



四、拍攝記錄：鯨日誌

相較於一般的水下拍攝工作，水下鯨豚攝影特殊的是，無法使用水肺系統(Scuba Diving)。水肺潛水時所產生的氣泡，對鯨豚來說有著警示，甚至恫嚇的意味存在。所以在東加下水，明文規定禁止使用任何潛水設備，不單單是會產生氣泡的水肺系統，也包括了密閉式循環呼吸器(CCR)。因此與大翅鯨遭遇的過程中只能夠用浮潛(Snorkel)，或者是自由潛水(Free diving)的方式進行拍攝，而且為了將船隻的干擾降至最低，常常會在一定距離之外就從船尾靜靜的滑入水中，再靠自己的力氣踢蛙鞋過去。幸運碰到安定不太移動的鯨群，可能也不需要踢的多遠，我飄在那邊，牠們也飄在那邊；普通的情況之下，一趟下來，運氣好點 50 公尺至 100 公尺，100 公尺至 200 公尺則是常有的事；如果遭遇的鯨群並未迅速離去，只是在附近的海域打轉，這樣追著牠們游的話，一趟下來可能有個 1、2 公里也說不定。

大翅鯨於每年7月至11月遷徙至南太平洋群島海域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及育幼，所以在東加最常遭遇到的群體類型，便是鯨魚媽媽帶著鯨魚寶寶的母子對(mom & calf)，而在母子對的身旁，經常會出現其他的成體大翅鯨，稱之為「護衛者(escort)」。相關研究的文獻顯示，escort 多為雄性成鯨，護衛在母子對身邊的主要用意為維護下一次的交配權；當然也有少數escort 為雌性的案例，至少數量越多聲勢越大，有時甚至會碰到複數 escort 正在進行競爭的狀況。此外，也有機會遭遇到雌雄成體組成的情侶檔(couple)、獨自的雄鯨(single male)，或亞成體(juvenile)。



Aug. 27

連續碰上兩對絲毫沒有停歇跡象的母子對，讓出海的第一天，一早就開始追著鯨魚遊。下水嘗試了幾次，游的氣喘吁吁，而水中除了漂亮的光束之外，完全沒有大小鯨魚的影子。

船隻繼續在海面上搜尋，遠方奇怪的水花與身形再次引起了注意。1...2...3...4...5...，由5隻大翅鯨的群體不斷的做出前半身衝出水面、胸鰭拍水、尾鰭打水這些動作。等等～除了5隻大翅鯨群外，旁邊還圍繞著小小的黑亮背鰭，偽虎鯨！！，雖然偽虎鯨的數量是有點自不量力的兩、三隻，但心中還浮現了「難道牠們在狩獵大翅鯨」的念頭。先不論牠是否真的在進行獵食的行為，還是只是騷擾著大翅鯨，鯨群被弄的非常躁動是事實。在這樣蹦蹦跳跳的情況之中，還是下水查看了幾次狀況。只見遠方的水中，大翅鯨們交錯的游來衝去的，偽虎鯨則是不見蹤影。嗯～這種情況還是少接近為妙.....乖乖在船上拍水上的畫面就好。



下午則是在一個淺水的峽灣之中碰到了一對正在休息的母子對。感覺鯨魚媽媽雖然有點小緊張；偶爾會浮上來把小鯨魚帶開一些，但是當媽媽下潛之後，小鯨魚又好奇兮兮的跑來面前打轉。喔～順便一提，今天碰到的是個小男生。

P.S. 雖然叫「鯨日誌」，但是也不保證天天會更新就是了。

Aug. 28

果然沒有天天在過年的。至於兩壞天一好天的規則還適不適用呢，之後就知道啦.....

東加由於沒有任何的山脈，又位於大海的中央，天氣轉換比翻書還快。雲層常常順著風漂過來，然後一下子又飄走了。昨晚還滿天星斗，今早起來卻全變了樣。所以就在有些風浪的海面上，開始了每日的晨間運動。



其實今天一開始碰到的群體還蠻壯觀的，5 escorts + 1 pair of mom & calf；7 隻大小

鯨的陣仗。唯三的缺點，一個是水不清，另一個是牠們不停，以及沒有光線。換句話說，除了鯨多之外，好像其他條件都不對了（接下來這段時間，大概常常就會聽我不停抱怨鯨不對、水不清、光不足.....）。所以今日上半場的戲碼就是：人下水→死命往前游→爬回船上→船往前開→人再下水→再死命往前游→再爬回船上→船再往前開的循環。下半場擔綱的則是一對母鯨格外小心翼翼的鯨魚母子。在接近的過程中，鯨魚媽媽很明顯有著比較重的警戒心，數次帶著小鯨轉向、離開，或是將小鯨隔開。既然他們明顯的不願意，我們當然也就不多做打擾。

下午雖然雲層散去，太陽重新露臉，卻沒有找到其他的鯨群。周圍海域晃了一大圈，沒有看到任何的噴氣或身影，只好回家放飯啦。

Aug. 29

再次遭遇了 5 escorts + 1 mom & calf 的組合。因為沒有詳細的比對工作，所以無法百分之百確定與昨天是同一群，但機率還蠻高的。鯨魚們仍舊是快速的移動著，不同的是，今天 escort 之間多了許多競爭的動作。在水中一隻較大的 escort 直接去衝撞另一隻較小的 escort，還可聽到



「碰」的一聲。雖然是標準追著鯨魚游的一天，不過當中有隻 escort 對在水中活動的這些「小生物」是有興趣的，過程中還浮上來打量了我們幾次。

註：escort 是指跟隨在母子對旁的其他成體大翅鯨，多以雄鯨為主，目的是為了取得下一次的交配機會。

Aug. 30

今天遭遇了「singer」，頭下尾上的深潛於海中，只看得到融於海水中的淡淡尾鰭輪廓。但是所發出的歌聲，再一次讓我從腳底麻到頭頂，不論是胸腔、頭皮、或是握著相機的手，感覺全身都隨著巨大的聲波能量而微微震動。

晚上在住宿的 Port Wine Guest House，因為一群香港來的朋友即將離開，主人 Tai 特別準備東加的傳統食物，然後邀請大家來替他們餞行。沾光沾光啊～！！



Sep. 02

Vava'u 從星期五(Aug. 30)晚上開始，就間歇性刮起颱風般的強風陣雨。看了看天氣預報，也只是個比較厚的雲系路過而已啊.....。早上出海時，太陽已經露臉，雲也開始慢慢的消散，但風還是不小。海面上浪大的亂七八糟，最後還因此提早結束今天的航程。

其實今天遭遇到一對還不錯的母子對。在換氣的間隔中，都停留在同一個區域，直到下一次換氣時，才會稍微移動一點點到其他的位置。停留的過程中，鯨魚媽媽就穩定的在 8~10 米左右的深度，鯨魚寶寶則是鑽上鑽下的換氣、好奇的在人們周圍打轉、回到媽媽身邊撒嬌等等。殘念的是浪真的有點大，當人在海浪的波谷時，幾乎看不到浪峰之外。所以在兩次停留間隔的接觸之後，也就打道回府啦。

下水的時序開始進入第二週，持續熟悉一些接觸時的技巧。第一年來的時候，為了要捕捉到好的畫面，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是直直往前衝。隨著下水時間的增加，越來越能「瞧」出一些細節與門道，諸如母鯨細微的肢體動作、幼鯨可能活動的角度等等。在什麼樣的狀態、之下能夠接近到較近距離，什麼時間必須遠離。雖然當人在水中，掌控狀況的絕對是鯨魚們，而牠們也很清楚有其他的生物在牠們周圍，甚至因此而放輕了動作。但是在面對成體動輒 15、16 公尺；幼體一出生就有 4 公尺大小的生物，當然還是多點小心比較好。而隨著越了解鯨群們的狀況與活動模式之後，相對的就越有時間把注意力回歸到拍攝時的光線、角度、構圖等細節。



© Ray Chin's Image | www.raychinimages.com

Sep. 03

凝望著湛藍海面，有著天使翅膀般的美麗生物倏地躍至空中。不論是空中的轉身，或是水下的迴圈，都讓人震懾於大翅鯨的優雅與巨大。直到回擊水面所產生的迎面巨浪，才真實感受到他們的份量。

—《for 羊喚劇場 森林海洋星空組曲》

Sep. 04

天氣依然很糟。在刮風起浪的日子，除了難以在海面收尋噴氣、背鰭等出沒跡象外，船上的工作人員說，鯨群很難在這樣的天候穩定停歇下來，只能不停的跟著他們跑。

好的是，聽說今天是最壞的一天，只希望明天能夠開始有所好轉。到底什麼時候會狀況好到大爆炸呢？拜託趕快來吧！



© Ray Chin's Image | www.raychinimages.com

Sep. 05

總算好轉了。雖然還是追著鯨魚游的一般情況，不過已經比天氣糟糕、鯨群難找，只能在船上望海辛嘆，還要被海水一直潑灑的壞日子好多了。

一樣是母子對的組合，只是今天碰到的鯨魚寶寶好小好小，很有可能是這幾天才剛剛出生的。理所當然的，媽媽的警戒心也就比較重。幾次下水前，都是鯨魚寶寶位於近船側，鯨魚媽媽則在外側。等到在水中實際看到他們時，媽媽都已經轉過身，隔在我們與寶寶的中間，並且緩慢的帶著鯨魚寶寶游開。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當然也就不多做打擾，接觸幾次之後就離開了。

在東加出海最讓我佩服的其中一點，是大家對於鯨魚的尊重，以及規則的遵守。一次最多 4 個人下水，絕對不會多放。如果當天發現的鯨群有限，大家必須排隊下水，其他的船隻也不會搶快、插隊，或者是偷放人下水。大家經由無線電溝通，決定靠近與下水的順序，還沒輪到的船隻，就很守規矩的在一定的距離之外等待。就像今天我們要接近母子對之前，船長就說：「前面的船隻剛離開，我們讓鯨魚們休息一段時間好嗎？」。

這樣跟動物相處的方式，一整個讓人感覺非常的感動與舒服。



Sep. 06

第三次遭遇到很多 **escort + mom & calf** 的組合。嘗試在他們的追求兼行進過程中打擾了幾次。從水裡可見到鯨群的範圍開始，複數巨大的身影同時從三個方位朝自己靠近、游過，就像是從面前急駛而過的巴士一般。視野所及的範圍，所面對的方向至少四隻，下方一隻，轉過身則是一隻下潛的 **escort + mom & calf**。那個瞬間，確確實實的被鯨魚們所包圍。說了落落長那麼一



串，但是實際發生的時間可能不過三秒鐘，但已經夠讓人永生難忘。爬回船上，工作人員才說剛剛他們在船上一直大叫要我轉身，因為我身後的那隻 **escort**，在很近的距離才下潛，殘念！

Sep. 10

一如鳥類張開翅膀乘風飛翔，
鯨魚媽媽帶著寶寶，展開巨大的胸鰭，順著潮水漂流。
緩緩上升、換氣，看到「小生物們」靠近，又從容下潛，
不疾不徐的於相距沒多深的下方漂過，如同漫步在花園一般悠閒。



Sep. 11

天氣預報今天會是很糟的一天。
一邊啃著土司，一邊看著厚厚的雲層，還有亂晃的樹枝，想著「嗯～這樣的天氣，如果能在水中清楚的看到鯨魚就不錯了.....」。整個上午把 Vava'u 東南面的海域繞了一圈，結果只有一隻身影朦朧的 singer。午後強烈的陽光雖然讓雲層稍微散開了一些些，但船隻卻已回到從開放海域回到島嶼群之內的水道入口，想說今天應該就這樣了吧。

就在水道的入口旁，就在不久前才航行過的區域，數個噴氣，然後就爆炸啦。3 escort + mom & calf，當中還有 singer，就在水道入口旁的淺海域緩慢兜圈。來這邊的第三週，終於碰到了鯨群、光線、水中能見度，三項條件聚集在一起的情況。當然啦，他們的「緩慢兜圈」已經夠讓人累個半死。看著鯨



魚們游動方向，切直線到前面也好；跟在巨大尾鰭的後面也罷，追著他們游的四十分鐘當中，「小生物們」踢蛙鞋踢到腳快抽筋，氣喘吁吁，但還是欲罷不能。在水中，除了鯨魚媽媽與寶寶穩定緩慢的游動之外，更精采的是 escort 之間的競爭。離母子對最近，也是三隻 escort 中體型最大的，不時在水中迴旋、翻滾、或是張開胸鰭，驅離另外兩隻體型較小的 escort。而兩隻 escort 一看到大隻 escort 靠近，就會先迴避，然後再回來至一定的距離之內。其中一次的驅離行為，迴避的 escort 從視線範圍離開之後，應該趁機回到水面上換了一口氣。因為下個瞬間，他就從我背後的水面上直衝過來。這次，我有轉身看到了。

而這些行為的過程中，大翅鯨們吟唱的歌聲從沒間斷過。能見度良好的淺水域、讓人驚嘆的互動行為、身體隨之震動的鯨魚歌聲，原本預期很糟，結果卻是精采的一天。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囉。

Sep. 12

一定要這個樣子嗎！？

在一個大好天之後，緊接而來的竟然是個徹徹底底的壞日子。雖然風還是很大，但早上起來時可是有陽光、彩虹，充滿了希望。結果今天完全沒有在水中看到任何的鯨魚.....

就醬，報告完畢。



Sep. 14

終於，一切回歸正常。

只是可能因為連續三週的水下拍攝工作，加上這兩天鯨魚、海面的狀況都不是很好，疲累感整個湧現。明天打算什麼事都不做，好好休息一天，下星期再戰。

Sep. 16

第四個星期的首日，就遭遇到目前為止最安定的母子對。如同之前的經驗一般，鯨魚媽媽漂浮在水面至 4、5 米之間，

閉著眼睛休息。寶寶則是往返於媽媽與水面之間換氣、玩耍、撒嬌。就算鯨魚媽媽每次起來換氣，也都是緩緩的上升，再下潛，是可以跟上的移動速度。但讓人抓狂又無可奈何的是，水中能見度也是迄今以來最糟的一天啊～啊～啊～！！此圖為能見度很糟的實例，漂浮著許多懸浮物.....



Sep. 18

本來是還不錯的一天，遭遇了與 9/16 相同的母子對。而且經過照片比對後，發現 9/14 碰到的也是他們。雖然行為模式不像之前的那麼安定，呈現比較謹慎保護幼鯨且緩慢移動的模式。幸運的是，今天所在區域的海水能見度比較好了。與其安定停留在能見度差的水域，拍了很多但全不能用，還寧可在乾淨水域跟著他們跑。雖然一天可能只有 1、2 張比較好的作品，至少畫面是乾淨可用。而且隨著拍攝經驗的增加，偏好的遭遇模式也開始從安定停留，慢慢轉換至移動中的群體。當鯨魚在移動中，才有機會拍攝到多樣化的動作；諸如水中的轉身、迴旋、鰭肢的揮動等等，而非只是靜靜的漂浮在海中。

原本的好心情，卻因回來後看到大埔張藥房老闆的事件，整個心情掉了下去。
今天就不放照片了，好嗎.....R.I.P.

Sep. 19

到目前為止，這個星期一直鬼打牆般困在混濁的海水中，沒有任何滿意的新進度，像今天連快門都沒有按。跟船上工作人員抬槓才知道，可能是因為這幾天滿月大潮，水位升高與潮流旺盛，將周圍島嶼上原本海水難以碰到的沈積物都帶了下來。而我們所遭遇的鯨魚們，也不知道為啥，就都晃盪在濁濁的海水中。希望能趕快發生振奮人心的轉機，I need it~!

Sep. 20

似乎每次碎碎念一番之後都還蠻有效的，
Happy day~!

之前來 Vava'u 其實沒有特別跟當地的 NGO 進行接觸，但在目前所住的 guest house 當中，經常碰到來自世界各地跟在地合作或協助計畫的工作人員、志工。就像台灣也有許多團體進行志工徵選、訓練，然後至國外進行醫療、環境、教育等事務的協助。這次碰到了從薩摩亞來關注整個南太平洋群島水資源的志工、英國來駐診的醫生與藥師、協助教學的美國籍與日本籍教師、關注整個南太平洋廢棄物，與當地社區合作清運的志工等等。

東加如同許多觀光地區一樣，有著貴鬆鬆的餐廳、酒吧、戶外活動給外來客消費，而這些東西往往是當地居民難以負擔得起的。說起來很荒謬也很感傷，這是他們生長的土地與海洋，這是環繞在他們家園周圍的美麗生物，但是他們卻很難有機會真的看到大翅鯨們。所以這次很高興也很榮幸跟在學校服務的志工教師們接上了線，將影像以教育目的提供出去，讓當地學生們能夠看到大翅鯨在水下的樣子。我們甚至討論到一些關於後續的想像，包括了如果明年我有機會



再次來到東加，搞不好就會安排一些時間到學校進行分享；在淡季的時候，邀請船上的工作人員到學校分享；徵詢其他願意協助的攝影師一起來做這件事情；甚至是像之前黑潮帶山上的孩子出海一樣，想辦法募集資金，或是看看船家願不願意贊助學生出海之類，很多有趣又值得去進行的計畫。

可能還是會有人想說「這跟台灣有什麼關係？」，這也是我常常被問到的問題。在這邊看到日本 NGO 關心整個南太平洋的廢棄物、英國的醫生協助這邊的醫療、隨著季節與動物全球移動的攝影師們等等。就如同用什麼樣的尺度來看國光石化議題一樣，地方縣？台灣？東南亞？全球？如果一直只用侷限的尺度來看事情，那大概永遠只會停留在那樣的格局吧。



Sep. 21

第一次，整天連噴氣都沒有看到。
這比防寒衣是乾的還糟糕。

Sep. 24

第六次遭遇相同的母子對。六次了，這樣我們應該算是好朋友了吧。殘念的是，他們總喜歡在髒髒水晃啊晃，偶爾才到比較乾淨的水域。這次也確定了鯨魚寶寶是個小男生，好玩的在水裡東張西望、扭扭身體、甩甩尾巴。跟金小島一個模樣～哈。



Sep. 25

心情充滿轉折的一天。

遭遇的時候，母鯨正緩慢移動著，小鯨則是很 high 的在媽媽身邊跳來蹦去。人下水後，眼前的氣泡散去，就看見小鯨正從下方朝著水面衝來，進行下一次的躍身擊浪。當下沒有多想，趕緊先往後拉開一些距離。看著小鯨超過 4 米的身軀在眼前出水、擊浪，卻已來不及將身體「喬」回適當的拍攝角度。事後回想整個過程，其實距離還在容許的範圍之內。誤判距離、時間所錯失的美好瞬間，讓我一整個非常的懊惱。接下來的幾次嘗試，也都沒有機會到那樣近的距離。直到今天最後一次下水，看到原本已遠離的母鯨跟小鯨突然偏向我所在的這一側，迅速跟了上去，然後小鯨再次湊了過來.....

Sep. 26

今天又卡關啦，不過昨天的好心情仍舊持續著。希望剩下的日子當中，只要有一個好天就心滿意足了。

最後三天，Go~!

Sep. 27

碰到一對 Couple。

之前曾碰過打的火熱磨來蹭去的雌雄 copule。這次想分別確定兩隻鯨魚的性別，卻一直苦無機會。不知他們是情侶？好朋友？還是一同遷徙的旅伴？體型較小的個體，一直不怎麼移動的沈潛在可視範圍之內。體型大的則是較為頻繁的上下，從原本看不到他的深度突然出現，浮至水面「檢視」我們這群小生物順便換口氣之後，又再次消失於深藍。

最後兩天，GoGo~!!

Sep. 28

嗯~第八次遭遇了，在一個深度不大的海灣裡。母鯨胸鰭後方有著虎鯨一般的橢圓白色斑塊，非常容易辨識。今天發現他們的時間很早，早晨陽光灑在海面上，讓水花有著漂亮的反光。除了鯨魚寶寶依然很 high 之外，鯨魚媽媽也加入了玩耍的行列，不斷的翻滾、拍擊。

最後一天，GoGoGo~!!!



Sep. 30

最後一天，有著如同肥皂劇般的發展。

首先在遠方海面發現了孤身的大鯨，看著他巨大的身形持續躍身擊浪了數次。接著剛剛才航行過的海面，則是浮出了 Mom + Calf & Escort 的組合。巧合的是，Calf & Escort 都有著一對漂亮的純白胸鰭。跟著母子對 & Escort 一段時間之後，一個噴氣從遠方朝著我們所在的位置衝了過來，「大鯨」來挑戰「白翅」的地位了！！兩隻十六公尺生物的搶親戲碼就在面前上演，尾鰭相互甩擊、上半身壓制對方、側身碰撞等等。十幾分鐘的追逐鬥爭之後，Escort 的位置活生生在眼前易主。「白翅」獨自轉身離開，而接下來的時間裡，就跟著原本的母子對 & 新加入的 Escort-「大鯨」。

並不像之前碰過鯨魚飄在那邊不動，我也飄在那邊用不動的好遭遇。這次的影像成果真的是一張又一張追著鯨魚跑所「磨」出來的。而今年整個上半年都非常的忙碌，年初的展覽、出國參加影展、海龜影片拍攝與結案、金烏米出生、夏季出海、拍攝的 case、講座寫稿，以及其它瑣碎的事情等，讓我在出門之前已有點忙亂到有點疲乏的狀態。但是當回歸到最喜愛的拍攝工作，拿著相機泡在水裡跟著鯨魚跑，整個人的能量又回來了。而這次也開始跟當地有了更深入的接觸與連結。往後的時間當中，不論是台灣或是東加，有著越來越多有趣且值得去進行的事情等著去完成。

能夠在東加停留那麼長一段時間，除了感謝家人的體諒與協助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感謝國家藝術文化基金會的海外藝遊計畫，以及其背後的資助者，感謝。



五、後記

某天早上在花蓮的家中醒來，走出去望著無邊際的藍，整個人的思緒又回到南太平洋溫暖的海水中，想著那個南半球的島嶼，跟自己位在北半球的國家雖然有著八千多公里的距離，卻經由相同的太平洋連結在一起。當下突然很想出海，不一定要出去尋找或著看到什麼，只是想晃盪於連結一切的大洋之中。

「鯨群們對人總是那麼親近、那麼和善嗎？」，我常被這樣問到。

如同大海雖有著無波似鏡的柔美時刻，但不可諱言的，有時也會展現狂風巨浪的起伏。自然或生物不會只具有一種面貌，而需要學習的，便是如何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當身處於深不見底的開闊大洋中，面對動輒十幾公尺的巨大生物，自己是如此的渺小且微不足道。近乎不動漂浮在安定的大翅鯨母子身旁、迴身閃避直衝而至的好奇小鯨、奮力踢著蛙鞋希望能暫時跟上游動的鯨群、曲體下潛只為了捕捉即將隱沒於湛藍的瞬間，學習著如何在最佳的時機，用適當的方式達成目標。不同於之前的短期拜訪，連續 30 天的下水，除了磨練技術之外，也是訓練心智跟體能。到了停留於 Vava' u 的後期，隨著下水時日的增加，加上有時碰到不理想的環境因素、鯨群狀況，疲累與倦怠感就整個忽然湧現。但自己心裡也清楚，與自然環境一起工作，這是經常會遭遇的情形。只要經過一個晚上的休息，隔天又會精神抖擻滿心期待的去跳海。

到國外去學習與磨練水下鯨豚的技術，是自己在台灣拍攝海面上鯨豚影像十年後，下一個階段的第一步。先到國外熟悉了技術，接著是回來台灣海域嘗試，因為每個海域的洋流、深度、鯨豚種類等等的狀況都不盡相同，很難照本宣科把國外的方式直接搬回來，而是要根據台灣海域的狀況尋找出最適當的方式，最後一個步驟才是開始穩定紀錄台灣鯨豚的水下影像。接下來要進行的，除了持續尋找至國外學習的機會外，也會開始密集的在台灣海域下水，希望有一天能夠獲得讓人雀躍的成果。

向自然學習是一輩子的事情，我，才初窺入門之徑而已。

